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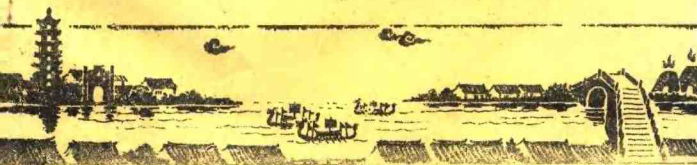
10.12 14

南长文史资料

第二辑

87

政协无锡市南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1. 振艺丝厂兴衰史	
——回忆许稻荪创业沉浮摭记	苏湘生 (2)
2. 伯渎港南市	邵秋涛 (6)
3. 棚下街的变迁	吴伟勋 (9)
4. 邵祥泰煤铁号发展简史	薛公曼 (12)
5. 记“以马内利”补习中学	苏若水 (14)
6. 羊腰湾龙船回忆	邵秋涛 (16)
7. 记南长区“六一”业余锡剧团	龚仁修 (19)
8. 解放前南长区范围内的娱乐场所	龚 江 (21)
9. 南长区境内的两个体育场	俸 人 (25)
10. 无锡南门外的扛重行业简介	薛公曼 (27)
11. 解放前南长区的消防事业	莫耀宗 (28)
12. 清名桥顶平台血印的由来	张家驹 (34)
13. 受命之后	
——一个原镇长的简述	吴伟勋 (36)
14. 王义庄概况	莫补臣 (38)

目 录

1. 振艺丝厂兴衰史	
——回忆许稻荪创业沉浮摭记	苏湘生 (2)
2. 伯渎港南市	邵秋涛 (6)
3. 棚下街的变迁	吴伟勋 (9)
4. 邵祥泰煤铁号发展简史	薛公曼 (12)
5. 记“以马内利”补习中学	苏若水 (14)
6. 羊腰湾龙船回忆	邵秋涛 (16)
7. 记南长区“六一”业余锡剧团	龚仁修 (19)
8. 解放前南长区范围内的娱乐场所	龚 江 (21)
9. 南长区境内的两个体育场	俸 人 (25)
10. 无锡南门外的扛重行业简介	薛公曼 (27)
11. 解放前南长区的消防事业	莫耀宗 (28)
12. 清名桥顶平台血印的由来	张家驹 (34)
13. 受命之后	
——一个原镇长的简述	吴伟勋 (36)
14. 王义庄概况	莫补臣 (38)

振艺丝厂兴衰史

——回忆许稻荪创业沉浮追忆

苏湘生供稿 吴茂圻整理

(一) 振艺丝厂的沉浮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清皇朝的封建统治逐渐走向崩溃，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应运而生。无锡开办较早的振艺丝厂，过去众口一词叫“老厂”（现压缩机厂原址），它创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初由许稻荪、杜凤标、丁汝霖三人集资拾万元，建左右两车间，有缂丝车264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备，无暇顾及，我民族工商业得以乘机发展。振艺丝厂实力相当，盈余甚巨。

二十年代，该厂全部并给许氏，并加资五万元，扩建实业基地，从此实力雄厚，兴建楼面车间、新车间、小车间，四十八尺的卧式锅炉增至三只，缂丝车位竟达828部之多，还建筑三层楼堆栈。所有厂基，包括花园、篮球场、网球场、宿舍、饭厅、洋房、九间头住宅、大仙堂等，共占地八十四亩，于是跻身于大丝厂行列，为全县之冠，这是创业以来的黄金时代。

振艺丝厂生产的生丝，在罗伯铭悉心监制下，操作认真，选茧齐整，缂出的丝在“伊纹纳斯”黑板上透光均匀，细纤度达到国际水平。“金双鹰”和“银双鹰”两张外销商标及“花魁牌”内销商标，誉满中外市场。

1930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一度影响生丝外销，振艺堆栈存丝125件。当时法商洋行出价每件850元，许氏扳足900元整数方肯脱售，没有成交。岂知丝价频频下跌，加上钱庄老板紧紧催讨信用贷款，许氏难以应付场面，借口往莫干山避暑，效野鹤踪，暂避风头。其婿程冠英，系苏州金融界权势人士，得悉上情，立即筹集十万元款项汇划无锡交通银行，垫平债务。所有索债者又是一付咀脸，真是前倨后恭，困境虽得解脱，但振艺丝厂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1936年，薛寿萱组织“兴业公司”，垄断缂丝业，租赁无锡各

丝厂加工代缫。振艺厂亦属租赁厂之一。其时许稻荪已去世。次子许益虽也是参加者，但业务总办机构由薛祖康一揽子指挥。这时振艺丝厂已有寄人篱下之感。

抗日战争爆发，各厂遣散，职工的工资全部赖掉。1937年末，日本侵华的高丽先锋队到达无锡，南里一带火光冲天三昼夜。振艺丝厂烧毁二个车间及三层楼堆栈。

无锡沦陷后，伪维新政府成立。由无锡丝茧业伪董会组成“惠民公司”。无条件赁居振艺丝厂楼车间。新车间开业。不久惠民公司被日本人改组为“华中蚕丝公司”，操纵蚕丝生产命脉。

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岂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掠夺。1939年秋，由尤国桢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趁垂暮摸黑闯进振艺丝厂后门，携带两箱火油，熟门熟路直奔楼车间底层茧部，泼油引火。午夜火光冲天，爆破连声，燃茧四溅，宛如节日焰火。各路救火车亦到，日本鬼子紧拉铁门，拒绝救火车进厂，以防止游击队袭击，续烧一天一夜。

振艺丝厂经过两次兵燹火毁，面目全非，不到一年，华中公司以振艺厂址靠近游击队境界，难以控制而关闭。从此厂内荒芜殆尽，人迹罕至。所有机器结构，被儿子许受善陆续化另拆卖。

胜利后，振艺丝厂厂基及其建筑残骸，由冯克仁经手，以八十件棉纱绝卖于大福纱厂开业。同时烟囱拆除，改名易主。从此，振艺丝厂在南里人民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二）许稻荪的慈善义举

许氏创办振艺丝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除善于经营，以优质量赢得信誉立足市场外，许氏深深懂得工人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为笼络人心，施善扬名，拨款开设“培工”小学，给职工子女以读书方便，为厂办学校之先声。又在铁柱桥沿河一带，并买了十余亩荒地，营建“永锡堂”作为发展慈善基地。又为迎合地方绅商，广交同业曾把广漆工房拨让出来，取名“品茗”茶楼，专供绅士刘季初、高仲和、华骏权、庞鲁芹、刘鸿坤、陈鹤年、刘静初等人为座上客品茗畅谈。有一年，保安寺主持僧量如和尚修建大殿，装塑佛身，合十恳请许氏募捐银元一千，竟慨诺不吝，募捐缘簿上名列前三位施主。

早先上塘有振元、永泰两厂，下塘有九余。振艺两厂。塘河两岸

的缫丝女工听拉回声起早摸黑上工。尤其在大窑路一带绕道路远。因此在下牌楼设立渡口（现第二织绸厂对面），雇用周阿二、周阿五两人荡搭渡船，接送女工，莫不称便，也为资本家延长了工时。有一年霉季水涨湍激，淹死一个怀孕女工。当时缫丝产业工会常务理事叶巧云前往现场调查，证实死者系振艺丝厂女工。为求惠事宁人，才协议造桥。缫丝产业工会率先主动承担三成经费，还得到荣氏“千桥会”的资助。许氏顺水推舟将“永锡堂”积善金拨付余额。1929年开始动工，由建筑工程师江应麟承包，于1930年冬完竣，题名“大公桥”。此外，在他家乡横林也做了不少好事。从此，许氏造桥铺路，乐善好施，修福积德的英名传扬南里。

（三）许氏家属的荣辱

许稻荪先生（1870—1931年），横林人，家道清寒。年幼丧父，仗其母亲石氏扶养教育。

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开公和永丝厂（我国第一家丝厂），黄到横林收茧，由许叔父介绍，让许稻荪每年到横林茧行中做一熟临时工。后来许便拜黄为师，跟随去上海当黄的私人帐房。

在上海，黄结识了同乡人丁汝霖，丁先在洋行工作，后来经营丝厂。丁母与许母又是远亲，因此两人过从甚密。

不久，许离开黄佐卿，外出开一小钱店，雇镇江人罗伯铭为学徒，克勤克俭，颇有盈余。许见丁经营丝厂发达，很羡慕。初在该丝厂附些股份，利润比小钱店高十倍，于是决心自己办厂。刚好苏州觅渡桥有家160部车位的丝厂出租。许便请丁帮忙集资，租了下来，自任经理。招聘钟志彝、杜凤标、罗伯铭等协助管理。当时丝销兴旺，三年来获利颇丰。但苏州无发展条件，看到无锡交通便利，原料丰富，金融发达，招工方便，便挽请薛南滨大力帮忙，在无锡办起振艺丝厂来。于是青云直上，成为南里工业巨子。

许稻荪勤于魁伟，精神雍容，谈吐不俗，生活俭朴。一生勤奋，致力实业。曾在横林改良育蚕品种，用改良种换回土种，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

许共生五子两女。长子受培是元配所生。次子受益和五儿受祺是继室所生。三儿受善和四儿受祿是继室所生。

创业艰辛守业难。大家庭的风风雨雨，浮华荣辱，略记梗概如下：

许受培，别号小仙。翩翩有儒生风度，斯文寡言。他嫌弃父业，案居沪上。解放前夕，他寄迹海外，现音讯隔绝。

许受益，又名培谦，昆仲辈中拔萃者。目光有神，鼻准隆高，貌似外国人。聪明严正，为其父器重。曾留学美国，攻读规桢专科。留美同窗挚友有薛寿萱、郭泰祺、唐星海、饶体要（无锡县长）等。普仁医院院长李克乐（英国人）也与他颇为莫逆。在美学成回国后，继承父业。把振艺厂一分为二：“诚记”由父执钟志彝负责；“协记”由受益当权，经理罗伯铭。并扩展资金范围，把黄卓儒的振元丝厂租赁为子厂。正欲宏图大展，惜乎日本生丝垄断国际市场，中国蚕丝本高利薄，竞争不过帝国主义，亏蚀甚巨，振元厂就此停歇。他感到事业征途伊始，第一炮没有打响，从此偃旗息鼓。沦陷后，他住在上海西摩路英籍公寓，韬光养晦。伪政客多次请他出山任政事顾问，均被辞谢。抗战胜利后，他偕同夫人“伊伐”（译音）旅美考察，三年左右，于一次车祸中负重伤，抢救无效身亡。

许受善，是一位公子哥儿。面貌漂亮，恣意任性。他蜚居家园，终日闲逸，无所事事。齐卢交战时曾当上红十字会南区会长，商团第五支会会长，仅挂空名而已。后来交上“癩君子”，一发萎顿了。

许受禄，先天身体孱弱，常缠病榻，痼疾难愈，中年夭折。

许受祺，又名开元。因母宠溺爱，生性玩皮不羁，终日蹈荡花园，泥丸弹弓，瞄射鸟雀为乐。他蹉跎了岁月，荒废了学业，立足社会后，由于爽直疏财，锋芒傲慢，不谙世故，著称“许阿开”。后因交友不慎，一生际遇坎坷。

许稻荪不愧为无锡有声誉的实业家之一。他的一生，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白手起家，风云十年，后继无人”。民国二十年，许稻荪逝世，在北长街裕昌茧行住宅内开丧，显赫一时，灵柩由水陆道子送往横林祭奠，是钱南地区出殓史上罕见的盛举。他的死，对振艺丝厂有一定的影响。

回顾历史，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起，可称是幸运儿。但有它的依附性和先天不足，堪称是早产儿。一旦遇上风浪，容易夭折，振艺丝厂的浮沉就是明证。

伯 渎 港 商 市

邵秋涛

距今约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朝晚期，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因让王位给弟弟季历，从陕西西徙居江南梅里（今梅村乡），是周代吴国的始祖。他到达江南后，领导人民开渎理水（早期的运河），以利灌溉和运输，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伯渎港（无锡市南长区街名，沿伯渎河北岸，自清名桥至兴隆桥，全长五百余米）靠古梅里西北，附近一带地势较高，不为水淹，利于农业生产和居民集居。伯渎河（又名伯渎港、泰伯渎）直接运河，东至蒴口，通经梅里，全长八十七华里，伯渎港就在伯渎河西端与运河衔接处。由于水运交通之便，伯渎港地区经济发展较早，很早形成商市。

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开凿贯通南北大运河，横贯无锡古城。大运河的贯通使无锡经济日益繁荣，从唐代起，粮食自苏、杭、无锡等地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刺史孟简又对伯渎河进行了开拓。无锡东南及苏州北区各乡村的农副产品，大多在伯渎港地区集散。

商市的发展和地理条件的适宜，促进了手工业的兴起。从明代初期起，伯渎港附近陆续兴建砖窑一百余座，砖瓦产品供应江南各地官民应用，是无锡地区主要的窑砖集中生产地。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建造了清宁桥（即清名桥），跨越运河，使伯渎港与南上塘贯通，商市逐渐向南上塘扩展。由于南上塘沿运河，河面宽，河岸长，又是驿道所经，商市范围比伯渎港更广，当时已是“居民万家烟火，奔走络绎”，市面相当繁荣。清代又建造了伯渎桥，与老窑头（今太窑路）贯通，工商交往更便。明清时期无锡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粮食集散地，伯渎港和南上塘约一里长的街道，有一半是粮行，一度成为无锡的商市重心。到清代中叶以后，米市和商业中心才逐步向北门转移。

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伯渎港仍是无锡八股米市之一，有粮行十七家。无锡东南的乡镇，如甘露、荡口、梅村、坊前、江桥（江溪桥）、西仓、鸿声、塘门、望亭、北桥、新安、华庄、落霞桥等都有班船在附近停靠；至苏州、杭州等地也有快船通达。古运河上南北往来的船只在此经过或停靠，使伯渎港和南上塘的南市不断发展。无锡早期的绸布店——润裕新、康润裕等商号，清代末期就在伯渎港开设。

民国初期，本地人祝兰舫（注），捐资建造兴隆桥（伯渎港兴隆桥），使老窑头窑工与县郊农民往来更便。

民国期间，伯渎港仍是粮食集散地。抗战前（1934年左右）有粮行二十余家，即：殷利昌、德康、朱长康、惠益昌、李正泰、锡泰、振裕、恒泰、童万泰、大有裕、陈丰泰、源裕、元大裕、李正丰、朱萃泰、俭昌、俭益、源顺兴、丰泰信、恒裕、顺丰、大中等。抗战期间（1940年左右）还有粮行十多家。当时民食恐慌，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伯渎港发生群众抢米风潮，二十三日波及无锡全城。全城共计被抢大米四万余石，警察出动弹压。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左右），伯渎港尚有粮行数家，主要的有朱长康、顺丰、恒泰、童万泰等。一九四七年五月初，又发生抢米风潮，波及全城，延及江南米乡，震惊全国。伯渎港有四家粮行被抢粮食三百八十余石（每石150市斤）。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国家对粮食市场进行严格管理，辅导粮食行业转业，实行经销代销。一九五四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伯渎港地区的粮行全部进行安排改造，粮食集市消失。

伯渎港南市以粮食集散为中心，历史悠久，几经演变。一九五三年粮食集市虽然消失，但伴随粮食集市的其他各业仍较繁荣，在伯渎港地区（包括清名桥下塘），仍然云集各类商店及手工业店作坊一百余家，主要的有：

以农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作坊十九家，其中糖坊四家（吴万兴、吴振兴、徐振新、锡联），磨粉坊六家（复泰洛记、复泰琴记、信泰、新记、万聚、殷永昌），淀粉坊一家（润源），糟坊一家（鸿顺兴），醋坊一家（永顺），面筋作坊二家（黄时兴、吴万裕），豆腐作坊四家（朱顺兴、朱宝记、万昌、李涌来）。

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各类商店和手工业店作坊数十家，其中百货店三家（华美、荣泰昌、新昌祥），南北货店三家（益怡昌、万泰、万春），中西药店三家（裕和堂、裕新、大利），桐油麻绳店一家（永源祥），瓷器店一家（恒大），锅号一家（建昌），席庄一家（苗泉记），文具杂货店一家（吴顺兴），电料店一家（勤新），砖瓦石灰店一家（殷永昌），打铁铺二家（徐顺兴、薛隆兴），竹器店四家（蔡恒丰、永泰丰、王振兴、顺兴），鞋作四家（尤瑞兴、陈阿狗、公生、邓兴祥），成衣店七家（马泉记、赵广云、叶林培、余裕六、钱叙元、蒋顺兴、黎明），帽作一家（益民），铜作一家（同泰兴），园作六家（吴兴记、荣福兴、惠鸿兴、陈永盛、顾大、杨永兴），白铁作二家（高和记、杜金记），山地货行二家（陶公兴、周源长）等。

此外，还有为农民（包括城市居民）服务的面饭店七家，生面大饼店六家，糕团点心店三家，酒酱烟杂店十九家，水果店七家，茶食糖果店二家（黄公和、时福斋），肉庄三家，理发店九家，茶馆一家（清和楼）等。南市从伯渎港至清名桥下塘延伸到清名桥上，店摊密集，兴盛不衰。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伯渎港地区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店作坊，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进行撤并、改组、迁移，改变了商品流通渠道，同时由于公路交通发展，各乡镇通行汽车，比水运快捷便利，伯渎港地区的南市大部分向南上塘转移，仅在清名桥下塘有部分商店为附近居民和近郊农民服务，旧南市逐渐消失。但新工业蓬勃兴起，无锡锅厂、太湖耐火材料厂、无锡玩具厂、无锡伞厂、压缩机厂等工厂烟囱林立，生气勃勃。一九五九年拓建伯渎河，船运日吞吐量达二万吨以上，船队穿梭往来，水运繁忙。一九六一年建设塘南路，改建伯渎桥，车辆往来不绝。南火车站装卸码头设于伯渎河旁。今伯渎港地区正以新兴工业代替古老南市，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开拓前进。

注：祝兰舫（1854—1926年），又名大椿，伯渎港人，为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在上海开设“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房地产、轮船运输等，以后陆续投资于面粉、缫丝、电灯厂等近代工业，获清政府特赏四品衔。在家乡曾办一定的公益事业，如捐资建造伯渎港兴隆桥（曾名大椿桥），和开办伯渎港小学（曾名大椿小学）等。

棚下街的变迁

吴伟勋

棚下街是地处西门外沿着古运河的一条商业街，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它从形成到兴旺，从兴旺到冷落，反映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逐步变迁。

过去封建王朝征收老百姓的田赋叫漕粮，原来无锡储存漕粮的仓库在东门外，现还留有南仓门和北仓门之称。明宣德年间，巡抚周忱废东仓、用西仓，故迁到了西门外，规模较大。为了粮船进出，特地开辟了一条名曰仓浜的河道。在仓浜口，为了便利棚下街的通行，架了一顶高大的石桥叫仓桥（解放后因仓浜填塞，该桥也拆除）。仓浜两岸名大仓弄和小仓弄（今还保持原名）。浜梢原有晒麦场（今之五爱菜场，现在的无锡大戏院处建筑了不少平屋的厂房（堆储粮食用）。清康熙时有四百四十间，咸丰十四年毁，同治七年重建二百七十六间，过去称之为西仓。

由于西仓的建立，棚下街就逐步形成了南市。因各乡来解送漕粮的船只汇集西门，加上漕粮经过整理加工后要转运北方，这样一来一去，终年舟车如梭。从仓桥向南到迎龙桥这一段都是一面头店面，对着古运河筑有驳岸，因此船舶靠着驳岸挨次停泊，弃舟登岸即是店铺，十分便利。形成南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棚下街接近太湖，鱼产丰富，渔民所捕水产在此集散，故鱼行林立。沿河放有大鱼篓，是置放鲜鱼、虾、蟹所用，在仓桥之北的鱼行街也因此而得名。河边及雨水墩四周渔船群聚，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均在棚下街商店购买。在鱼行街附近还有一条槽店弄（今仍名之），因有好多家专门制作摇船用的槽而得名。以上说明当时南市盛况的由来。

棚下街是属综合性的商业街，有规模较大的粮行、绸布庄、木行、竹行、酱园、榨坊、山北地货行以及五洋百货等生活资料行业，有茶馆、面饭馆、浴室、照相馆等服务性行业，还有娱乐的戏院和书场。此外也有迷信用品香烛纸马店等，真是百业俱陈。相传了两、三代的老店有鸿升蜡烛号、王大生药铺、鼎盛丰、恒兴等粮行，福来和、鸿泰祥

等槽坊，最为著名于当年。

各业中以米业为冠，每天上下货频繁。尤其从太湖来的宜兴、溧阳等地粮船较多，交易兴旺。他们来时解漕粮、巢粮，回去时带些生活用品等物。

另外还有班船，沟通城乡交通，如南方泉、葛埭桥、南桥等班船。农民的零星粮食到此巢出后购买物品，还有乡镇小店进货均由班船运回。这批乡脚生意，更于一九二八年开源公路通了公共汽车，起点站在迎龙桥堍，终点至梅园，凡是所经的荣巷、张巷等地，农民购物都乘车而来，春秋二季的游客增加，使棚下街饮食等商业日趋繁盛。

随着京沪铁路的通车，西门逐步发展了工业，如仓浜里建成了锦记丝厂，西水墩对面建成了茂新面粉厂，振新路有振新纱厂，以后有规模更大的申新三厂，迎龙桥畔南堍的康裕布厂、兴业布厂和袜厂，因此面貌日新月异。由于各工厂的工人都在附近招雇，妇女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促使棚下街有了新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虽漕粮制度废除，也并未影响它的繁荣。当时商业颇有活力，服务性行业也有很大发展。例如新新园茶馆在三十年代建造，仿效上海的格局，有转盘楼梯，附设西新池浴室、旅馆、点心店等配套布局，极一时之盛。那时还盛行镶金牙齿，作为时髦的装饰，因此镶金牙业就应运而生，陈设漂亮，以吸引顾客。

由于工业的兴起，社会经济活跃了，消费者的需求，带动着各业兴旺，促使绸布店、百货店、茶食和水果店也得到相应发展。

随着纱布厂的增多，浆纱需用淀粉，因此就有较多的粉坊出现。如规模较大的谢洪兴，原来在西新桥堍仅做做线粉、粉皮和油面筋的小店，后来发展到作坊，做小粉销往纱布厂。生麸除了供门市的销路外，多数销往上海天厨味精厂等作原料，下脚自己大量养猪，年供量可饲养三、四百头。尔后在通德桥堍的勤生淀粉厂规模更大。由于获利颇丰，小粉坊似雨后春笋纷纷而起，如聚荣兴等。随着纱布厂包装需用大量蒲包、草绳，就有经营蒲包等店出现，这也是大工业带动小工业、手工业等发展的缩影。

棚下街的街名由来，主要是这条街自仓桥以南有连续不断的过街棚遮蔽日晒雨淋，故不受风雨夏日之影响，显示了旧街景的特色。因在棚下作街，而名曰棚下街。

在棚下街的南端有显应桥一座，与西水墩（四面是水）沟通。清朝嘉庆年间发生大旱，为了救灾要开该桥之闸，但城里劣绅和官僚借口开闸会破坏城里的风水，就一再阻挠。以后有一位名叫支阿凤的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坚持开闸救灾，与无锡那些土豪劣绅官司打到北京，支阿凤因此受屈坐牢，农民愤抱不平，一再声援，最后终于取得胜利，大长了民气，也使棚下街声名大振。

隔河的西水墩上有座西水仙庙，庙里奉祀明朝天启年间因治理芙蓉圩有功的县令刘五纬。每年农历六月十一日，相传为刘五纬之亡灵，四乡人民纷纷来城膜拜，特别是渔民最多。进香渔民舟船遍布两岸，前三天还有各地手工业者自制各种水、竹、铁等农具家具在棚下街沿河设摊出卖，叫“赶节场”，今称之为“庙会”，给该街增添热闹。同时该街的商人也作为销售货物的机会，有时在棚内布置各种灯彩，夜色中万盏灯火真是五彩缤纷，盛况空前，游人如织。抗战前有一年适逢大水，该街因地势低洼，运河水上了岸，于是木行拿出大量木板，搭成了跳板，便于行走赏灯，极一时之盛。更具特色的是西水仙庙有内外戏台，“庙会”时要演戏三天，以外戏台为主，一般平民站在骄阳似火的烈日之下，晒着挤着看戏（因六月天气炎热，有晒煞西水仙之说）。有条件的雇灯船停泊在沿河看戏，渔民们在自己的船里看戏。晚间台灯舟灯相映在河水中，绚丽多彩。这种盛况在沦陷期间就比较差了，百姓自顾不暇，无力及此。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逐步深入，地理形势和交通条件有了改变，如填设了仓浜，拆掉了德新桥，开拓了五爱广场。原来称为野马路的也拓宽为五爱路，向南开辟了人民西路，建造了锡惠桥，直通惠山，交通运输方便，汽车成了主要运输工具，来的船舶往来减少，加之各工厂内部的福利条件设施相应跟上，有食堂、浴室、理发及商店等等，这一切就减弱了棚下街原来的作用。公私合营后，多数行商裁并和改组，商店逐步向人民西路、五爱广场和五爱路等开阔地区转移，棚下街相形之下就显得冷落了。商店改为住房，仅留一些生活必要的商店。如国营粮店、煤球店、药店、杂货店等。棚下街繁荣景象的转移，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近闻有重建西水墩，兴建古运河博物馆和整修棚下街为步行市场的设想，如能实现，棚下街将再现时代新风貌。

邵祥泰煤铁号发展简史

薛公曼

邵祥泰煤铁号位于南门外跨塘桥堍，有近百年历史，在甬里颇有声望。

邵菱培，字琴舫，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于一九四五年逝世，世居南门外羊腰湾船厂里。该处为无锡造船基地之一，造船业主多邵姓。他家原业造船，因造船、修船需用桐油、麻丝等。为了方便，邵琴舫便经营这些商品。

光绪十六年（1890年），邵琴舫在跨塘桥堍借一开间门面开设邵祥泰商号，正式经营桐油、麻丝和铁钉等商品。小本经营，积累资金，并逐渐扩大经营范围，雇用职工数人。

民国初年，南门外的丝厂、纱厂、布厂纷纷开办，机器碾米、岸水机等逐步发展，对煤炭、石油的需求量增大，邵祥泰商号根据市场需求，便转向经营煤炭、石油和生铁、铁器等，招牌改为邵祥泰煤铁号。该号除向厂、店销售上述商品外，还门市供应居民生活用煤，如煤基、炭基等。但当时居民都有灶头，烧柴草，对煤基需求量不大。因而生产煤基也只是手工制作：先将煤屑筛细，和上泥。工人一手持铁圈，一手执铁钎，在青石板上一个一个地敲制。对工厂、店号的供煤就不同，他首先赶往各煤矿，与矿区签订合约，回来后再奔走各工厂，谈判供煤交易，力求购销平衡，不致积压。由于转手获利，盈余颇丰。不久即从一开间门面扩展到四开间，一跃而为当时的大型企业。

接着与上海亚细亚煤油公司谈妥，邵祥泰作为无锡经销处。美商经营的美孚洋行看到邵祥泰实力雄厚，也委托他特约经销美孚火油。此后，光明火油、德士古火油也纷纷委托经销。又通过上海义泰兴煤号的关系，与开采煤矿挂钩，经销开采产煤。再加上钢铁、洋钉买卖，生意越来越兴隆。邵祥泰在各煤矿设有坐庄办事员，铁、钉、火油也有坐庄设在上海。

民国十三年（1924年）左右，随着无锡城镇的发展，市场上对煤球的需求量上升，为了提高产量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便自己设计

试制了滚筒式粉煤机和手摇的小型轧球机，开始了机制煤球的生产，煤基从圆柱形改为椭圆球形。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工艺和原材料配制等方面的缘故，机制球的燃烧率不如手制的高，虽然机制球价格较低，但人们还是乐意使用手制煤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机器生产和手工制作两条作业线并存。直至一九四五年将滚筒式粉碎机改装成风笼式粉碎机，并将轧球机的滚筒改进放大，改用电气动力，煤球生产能力才大大提高。

邵琴舫的发展，除了看清形势，跟上时代需要外，主要靠邵琴舫经营得法。首先是严格恪守信誉，对货源及客户，都做到约期不误，而且手续简便。如从煤矿运到无锡，不上堆栈，而是直接送往各厂卸货，减少周转搬运。同时，也是信誉赢得了好几家的石油经销权。其次是服务周到，不准得罪顾客。邵琴舫本人总是笑脸相迎，对店员也要求待客热情。煤球用户预订后，定期送货上门，所收力资极微。

邵琴舫有两子。长子伯范，协助父亲主持门市业务，至一九四〇年，伯范创办祥康酱园（现中百三店对面停车场），经营自制自销的酱油和黄酒，同时经销豆油、食盐等。幼子叔良，毕业于国学专修馆，文才很好。于一九二七年创设泰纶绸布店（现中百三店），以经销布匹为主，绸、呢为辅。到一九三六年为全盛时期。无锡沦陷时，物资抢掠过半，加上纱布限制，伪币贬值，年年虚盈实亏。这样康酱园和泰纶绸布店实际上是邵祥泰的子弟店，店名也是各取“祥泰”两字中的一个，再作延伸。此外，邵家还在雨长街购置了一些房地产。

邵琴舫为人忠厚老诚，讲求信用，生活简朴，治家节俭。尽管资财盈万，而邵本人往来于南北四门，不管天气好坏，从不乘车，总是步行。当时有人劝说：照他的身价，尽可买辆包车。然而他总是笑而不答。邵琴舫本人，夏穿竹布长衫，冬着布面棉袍，足登布袜，圆口鞋。一家老小，衣着也很朴素，不用绫罗绸缎。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如：天一教火会（雨二段）要添置器械，他慷慨捐助，不足部分愿意垫款；修桥补路也乐于捐助；对崇德小学和孤儿院也给予不定额的补助；还独资修复了惠山的古迹邵宝点易台。平时有人向他求助，从不犹豫。当时雨长街有些店家头寸短缺，向他借贷，邵总能应允，不摆大老板架子。丁和泰酱园的老板丁仲甫几乎把邵祥泰当作借贷银行。由于他信用好，有些私人也把钱存放给他，

他也来者不拒，随要随取，借此吸收存款，增加经营资金，牟取利益。

解放后，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邵祥泰的营业情况也有所好转。除出售一些库存的铁钉、铁锅之类以外，主要业务是自产自销煤球。一九五〇年，市场上出现煤球供不应求情况，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再次将轧煤球机的滚筒放大，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一九五五年，邵祥泰比其他店号早一年接受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祥泰煤球厂。一九五八年，改为无锡煤球三厂，成为南区的家用煤球生产基地。

记“以马内利”补习中学

苏若水供稿 许梁尧整理

“以马内利”（英语“与主同在”译音的简称）在虹桥下七十二号，今中共南长区委党校所在地。该房建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为美国基督教传教活动场所和传教士住宅。四周红砖围墙，里面栽有各种花草树木，还有水池和一个秋千架。

起初在该处先建有平房一间，附有小厨房，不久建座北朝南楼房一幢，称为“信宅”，是全体人员的生活场所和中国传教士的住房；以后建一幢座西朝东的主楼，称为“望宅”，为外国传教士住房；主楼左边座南朝北又建一楼房，称为“爱宅”，是做礼拜讲圣经的活动场所。“信、望、爱”三宅构成品字形，都是红砖红瓦，按美国生活方式建造，人们称它为“红洋房”。

“以马内利”的管理人员和传教活动等经费，由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的卫理会女子部负责，主要任务是宣传基督教义和与此相适应地办一些慈善事业，扩大影响，吸收信徒。补习中学和福儿班由此应运而生。

补习中学开办于三十年代，班级设在“爱宅”。学校环境幽静，纪律较严，英语基础好，收费较低，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可以免

费。

该补习中学没有立案，初中毕业后没有文凭。所以，要求继续读高中的学生，在读到初二年级后，便转入他校学习了。学生最多时有八十多个，设三个班级。

该处另有福儿班，设在“信宅”（平房）内，是上海的“美国援华会”创办的。就读的都是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入学的六、七岁的儿童，主要是教他们粗识一些字，学唱一些歌，课间吃一些牛奶和饼干。如果教会拨些旧衣服下来，就发给部分经济困难的儿童。

补习中学和福儿班的学生以自愿为原则，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如做礼拜、读圣经、听教义等。这些宗教活动与基督教的传教宗旨和办一些慈善事业的目的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学生和家長中便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或者是后来信了基督教的。

该校教师都是基督教徒，是半义务性质的，因此流动性较大。先后有戴颂一、邓忍安、商盼林、邓叶芳等。一九三八年前，学校由戴颂一兼管，一九三九年开始由邓忍安负责。美国人孙友朋、罗美兰等传教士一般不兼课，只是教中国教师学习英语。

学校的师生关系较融洽，目前还有部份学生与教师有通讯联系。如南京医学院副教授张文钦、无锡第二人民医院爱克斯光科主任钱文洛等都曾就读于该校。

学校至一九五〇年因上海基督教卫理会不愿办理立案而停办。

〔上接24页〕为书场，场东何禹帆。一九四一年开办，直到解放后一九六三年停办。

荣福园。地点在伯浚港，经理马云先，于民国廿一年（1932年）开设，后并入和平书场。

一品香。地点在西门外鱼行街39号，由魏××租赁殷阿香的三层楼房开设，二楼为茶馆，三楼为书场。自沦陷后开办至解放初期停办。

东新楼。地点在东门外亭子桥西南堍，店主高阿胖，从沦陷初开到解放。该处房屋现已拆除。

此外还有些昙花一现的茶园兼书场，便不再赘述。